明報周刊 488

1978/3/19

我為甜姑

醞釀籌備六載的「甜姑」，終於面世。

一九七二年，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，爲慶祝香港大會堂成立十週年紀念，香港市政局主辦「香港藝術節」。七月十五日晚，原名「啞姑泉」的「甜姑」，以清唱劇的形式，把歌劇中的幾個精采片段，首次在大會堂音樂廳作壓軸演唱。當時採用的樂譜，是根據發起人林祥園收藏的「啞姑泉」簡譜劇本，由林樂培改編曲譜和配寫伴奏，演唱者有我的甜姑（女高音），林祥園的艾林（男高音）和陳供生的甜姑之父（次男低音），鋼琴伴奏是車竺芸。

要它純粹中國風

由於聽衆反應熱烈，於同年的十月廿一日，仍由市政局主辦，以「中國清唱劇」爲標題，林祥園、陳供生和我，應邀在大會堂音樂廳再次演唱「甜姑」，鋼琴伴奏則因車幼芸已去美國深造，改由學成返港，正在渡假中的羅乃新担任。

事隔五年之後，記不清楚那一天，相信是在去年的四、五月間，林祥園舊話重提，希望把「甜姑」正式搬上舞台，以完整的大型歌劇形式演出。雖然早在學生時代，就一直爲莫札特、布拉姆斯，或德布西等的音樂着迷，但對自己的中國音樂或歌曲，總有一股說不盡的喜愛和關懷；香港這幾年常有歌劇上演，不過，包括去年「林祥園學生合唱團」主辦，用國語唱出的「被出賣的新娘」在內，全部是外國作品，得我和陳供生的支持。醞釀和準備六載的中國歌劇「甜姑」，就此產生。

音樂戲劇之外，尚有舞蹈，有聽嘢有睇嘢。

林祥園的相扮，何如道你？

儘管歌聲美妙，表演完善，可惜究竟都是屬於西洋的音樂或故事，和我們沒有直接的關連，距離遙遠，無法引起心中親切的共鳴。我曾經不止一次的在想：在音樂氣氛如此濃厚的香港，爲什麼我們不集中人才，籌劃一部純粹是中國風格的歌劇？

林祥園的提議，當然馬上獲

中國歌劇「甜姑」的劇本是根據中國山西省運城鹽池一帶流傳的民間故事寫成，經過編劇小組林祥園、鄭有國、符任之、于粪的删改、整理和重新修訂，和原有的「啞姑泉」已有所不同。劇中主要角色由十四名減爲十名，有甜姑（費明儀）、艾林（林祥園）、仙翁（陳供生）、甜父（莊表康）、侍婆（劉慧德、何麗賢）、魔王刺牛怪（馬豪輝、陳立名）、沈大爺（吳振智）、沈大娘、春姑（阮妙雲）等。全劇分四幕，演出時間約爲二個半小時，導演鄭有國。

崑曲京戲派用場

音樂方面以符任之爲首，和今次爲「甜姑」担任伴奏的「香港城市交響樂團」指揮吳節皋、于粪（客席指揮）成立小組討論。首先確定有關的前提，例如保留「啞姑泉」中原有的甜姑主題旋律，以它貫穿全劇，儘量保持民間的音樂特色，以山西的音調爲主等等；然後，符任之負責作曲和改編工作，包括編排獨唱、合唱歌譜以及管弦樂隊伴奏總譜。歌劇中樂曲的結構，基本上採用西洋的和聲和配器法，但爲了保持民族特徵，作曲者也大量使用中國調式，並且在伴奏的管弦樂隊中設有一個小型的中樂小組，以板胡、二胡、高胡、中胡、笛、簫、笙、琵琶、古箏、梆子和板鼓等民族打擊樂器配合。由符任之寫成後的「甜姑」，除去甜姑的主題和個別唱段（均經過修改），大部份是新的創作——獨唱曲二十五首、合唱曲十八首、重唱曲三首、舞曲七首，總計一共五十三首樂曲。

「甜姑」在音樂、戲劇之外，舞蹈也佔十分重要的地位，爲了劇情的需要，吸收了中國古典舞和中國北方地區的民間舞蹈，儘量使「歌」和「舞」統一協調，舞蹈編導爲陳華。其他的工作人員有鋼琴伴奏：高海，舞台監督與助理：程乃根、歐朗山，佈景：龍明，化粧：陳文輝，服裝：孔權開。

中國歌劇「甜姑」由香港市政局主辦演出。七月份已經開始練習，由「林祥園學生合唱團」全體團員担任村民和羣衆。獨唱部份在十二月份開始。我喜歡「甜姑」的個性，勤勞耐苦、外柔內剛，爲救全村，不惜犧牲個人，典型的中國農村婦女形象。「甜姑」的歌唱旋律優美、動聽，帶有非常濃厚的民謠和戲曲韻味，幾段獨唱之中，屢屢出現京戲裏慣用的叫頭和倒板。以前學習崑曲和京戲，從中得到關於發音，咬字的方法和技術，這次演唱「甜姑」都能用上。

有人問我：「你的『甜姑』，是用土嗓子唱，還是洋嗓子唱？」

嗓子無土洋之分

我想嗓子不應該有「洋」、「土」之分。唱歌，當然一定有個方法，中國傳統戲曲的唱法也講究用氣、喊嗓，京戲裏以閉口音、腦後音、張嘴音等來掌握嗓音的變換，這和西洋聲樂歌唱法中的橫隔膜支持呼吸，或者控制胸腔（低音區）、口鼻腔（中音區）、頭腔（高音區）的共鳴共置等，在基本上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即不管中國傳統戲曲的唱法，或者是西洋聲樂歌唱法，問題只在我們是否能夠靈活應用，演唱中國歌曲，在聲音的技巧以外，必須和我們自己的語言文字、思想感情、民族風格相互配合，中國歌曲應該有中國歌曲獨特的表現方式，正如同樣是採用西洋聲樂歌唱法，來演唱英國、法國、德國，或者是意大利等不同國家的歌曲，在風格上將是截然不同的。

「甜姑」是一個嘗試，也是一個新的開端，引用「甜姑」在劇中的一句話：「土裏無人下種子，那能長出鮮花來。」我們將盡力演好「甜姑」！

費明儀